

草木斜阳

秋日午后，走在乡野，漫步南淝河畔。

以前喜欢大山大河，而今倒喜欢一草一木。高山巍峨，江海壮阔，给人以天地苍茫之感。似蜉蝣于沧海，斜阳孤影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时光匆匆，多少有点惆怅。草木则不同，它悠闲，它洒脱，贵在一个“闲”字。扎根于一方水土，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，活得顶天立地。人亦如此，贵有闲气。推开心门，自栽一木，自成一林，心田林木繁茂，愈加郁郁葱葱，有生命之力，有天地之气，有正气、有和气、有喜气、有精神气儿。

南淝河的水，流得不急不缓，像位说书先生，嗓音低沉，娓娓道来。原野上的草木一岁，船来船往，四时星移。

河堤上，长有苍耳，这是菊科苍耳属一年生草本植物。其果实浑身带钩状刺，像个小小刺猬，摘一颗，手中把玩。这东西，喜欢黏人，小时候，班上调皮的男生，采摘苍耳当小炮弹，往同学身上砸，砸完就跑，不时回头做鬼脸。苍耳粘上女生的长头发，钩刺缠着发丝，极难扯下来，那女生又恼又气，扯着头发上的苍耳，大骂道：“放学给老子等着。”少年调皮无知，与苍耳同谋，嬉戏玩闹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而今，那些稚嫩的面孔，再也没有见过，大家各奔天涯，不知模样，不知去向，不知可好。

秋风吹碧波，水草悠悠。河堤上，一群家养的山羊，三三两两，悠闲地游走于灌木间。有的后肢站立，伸长了脖子，够那高处的树叶。走近才看清，那是桑树叶与构树叶。水波里，几丛芦苇在风里摆动，顶端抽出白穗。水草里忽有声响，一只小鸭窜出来，双脚拍水，在水面上疾奔，留下一道白浪，便钻入了芦苇丛。一只白鹭飞来，翅膀扇得极缓，仿佛也在享受这午后的闲散，它落在浅水处，一脚蜷起，一脚立着，盯着水面，半天不动，忽然伸长脖子，尖尖的喙往水里猛地一扎，叼起一尾小鱼，心满意足，翩然而去。水面上，留下一圈涟漪，缓缓散开。

钓鱼佬们最懂闲气，一把钓鱼竿，一个小板凳，整下午坐在河堤上。舍得舍得，舍下欲望，得到娴静。生活未必要轰轰烈烈，未必要匆匆忙忙，慢下来，把烦心事搁一边，把自己放空，与草木为伴，晒着秋阳，坐等鱼儿上钩。像一幅《秋江独钓图》，虽说没有高歌樽酒、蓑笠扁舟，可“一丈丝纶一寸钩，一人独钓一江秋”的意思，全在里头了。这是王士禛的闲情，古人与今人不谋而合。便是空手而归，未钓一鱼，也不失这一下午的惬意。

◇山川故园

母亲的咸菜

方启华

要说做咸菜，母亲绝对是一把好手。每次到老家，打开母亲的冰箱，能看见各种咸菜，有豆角、腌萝卜、榨菜芯，有的还用坛子装着。农村人一年四季几乎不变的是早上来一碗稀饭，不要太稠，一口气能吹三层浪，米汤黏糊糊的，像油一般，散发出来香味，放几分钟最上面结一层皮，那才最好吃。

要是能配上母亲做的咸菜，那也算得上绝顶的享受。母亲做的咸菜，咸淡适中，有些咸菜像腌萝卜、生姜片再放一点芝麻油增加香味，最适宜吃稀饭。要用大碗，盛上一碗，先绕碗沿喝一口滚烫的米汤，再夹一筷子咸菜，以咸冲淡，嚼几下再喝一口稀饭，甭提有多美妙，多满足。

每次吃得津津有味之际，母亲总会说句走的时候带一点，于是走的时候，大包小包、大罐小罐装上各种土特产，其中也包括母亲做的咸菜。

母亲在门前经营着几分地的菜园，每天总要抽出一时半刻去打理，如果在家半天看不到母亲人影，必定就在菜园子捌伤，把土翻了一遍又一遍。多少年来日复一日，春夏秋冬没得落闲，比如这个初夏，种辣椒、西红柿、茄子、瓠子、洋葱、豇豆、黄瓜、韭菜、空心菜等，但凡市场上能见到的蔬菜，基本上一样不落，有时候还突发奇想，种一些新奇的蔬菜，像秋葵、苦瓜、生菜等。到秋天开始种青菜、白菜、卷心菜、菠菜、香菜、大蒜、莴笋、卷心菜、萝卜等，靠这几分地，蔬菜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。一年四季除非家里来人，或者我们回到老家，父亲才会去小镇上的菜市场买肉买鱼，加餐加菜。

自己种的菜都有一个集中上市期，比如豇豆太多吃不掉，就腌着吃，莴笋、黄瓜也适合腌制，到了冬天又可腌制雪里蕻、榨菜、香菜、蒜头，偶尔也会腌菜苔、生姜、萝卜干、咸鸭蛋等，冬天小青菜上市，母亲把青菜切成丝，配上胡萝卜丝、芝麻，做成很有本地风味的一道咸香菜；春天菜薹集中上市，母亲也将多余的菜薹腌制起来，做成油菜薹。所有的蔬菜在盐的作用下，发酵出自然和时间的味道，就着一日三餐，吃出乡土的气息。

爷爷去世之前，母亲曾有一年多时间照顾他的起居，每次给他送饭菜之前，总不忘盛上一份酸豆角（豇豆），边忙边说你爷爷就爱好这一口。不仅爷爷好吃这口，我和我的孩子们也对母亲腌制的酸豆角情有独钟，把腌制好的酸豆角切成小段，或者配一点辣椒或肉末清炒均宜，哪怕不用炒，直接从菜坛子拿出来生吃，咸咸的酸酸的也特别下饭。

父亲的螃蟹塘每年都会产出一些小虾米，母亲也将它们收拾收拾，配上香油和黄豆酱做成妻子最爱吃的虾酱，到目前为止冰箱至少还有三四瓶虾酱，一瓶雪菜，一瓶香菜，一瓶生姜。我时常在想为什么把这些咸菜从老家无为带到合肥后，好像就不如在老家吃得那么香了，思来想去，应该是母亲做的咸菜，应当和母亲一起享用才更具风味，吃着她做的咸菜，听着她的唠叨，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，这是生活赋予母亲的咸菜的另一种味道。



野地小欢喜
程曜 摄

◇信笔扬尘

一顶荷叶博士帽

华明玥

苏州的荷花集市上，聚集了全中国各个产地的荷花，红的、白的、粉的、绿的，重瓣的、千瓣的、双色的、跳瓣的，荡漾在集市上的风雅之气不仅源自印有《爱莲说》楷书或行书的包花纸，源自摊主们以吴侬软语信口吟诵的古典诗作，还来自游人的帽子——近一半游客饶有兴致地戴上了一顶顶“荷叶博士帽”。

摊主一般都很机灵，他们一边扎着荷花花束，一边随口介绍：“看之前小姐姐们留下的戴帽照片，多美！（摊位上挂满了塑封照片）这才叫‘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’，这才叫‘惟有绿荷红菡萏，色舒开合任天真’。”他们念诗颂词，就像唱评弹一样自然，游客的心，立刻就痒痒起来。

摊主丈量一下游客的头围，心中就有了数，她取一张微微风干的新鲜荷叶，一卷一绕，用绿色的回形针固定一下，扣在头顶试戴，立刻让女游客有了一点“唐风宋韵”，完了吗？没完，摊

我好喜欢栀子花，现在，我却不敢喜欢它。栀子花多开在春末夏初，哪怕只开了一朵，也能远远闻到它的芳香。栀子花的香似乎是有层次的，年轻人喜欢它的浓郁和洁白；中年人喜欢它绽放时的安静；老人喜欢它的余香不散，像岁月的沉淀。

母亲是在栀子花绽放的时节躺下的，从医院回到家里，母亲仍然躺在为她单独准备的病床上，每天都要戴着口罩，我们也得戴着口罩。母亲总是抱怨口罩戴得喘不过气来，但医生要求在家也必须戴。我向母亲解释自己每天都要上下班，万一将病毒带回来，病人的抵抗力差，传染上就麻烦大了。母亲无奈地接受了，她的脸被口罩遮挡着，眼里满是委屈。

终于有一天，母亲喘着气对我说：“这天气有点闷热，外面的栀子花应该开了，摘几朵带回来吧！”我知道母亲很喜欢栀子花、金银花、茉莉花和桂花这类带有芳香的花儿，便赶紧去找寻栀子花。可是将小区寻了个遍，几乎没有人家种植栀子花，心中很是懊恼。回家时，我心里很愧疚，母亲却平淡地摇一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就算了。”

我陡然想起来，在我工作的矿山公园里，种植了许多栀子花，顿时，人松弛下来，心情却有些迫不

及待。第二天一下班，我就带着摘回的栀子花来看母亲。还没进门，母亲就说：“我闻到栀子花香了。”我赶紧冲进房间，将手中提着的装有栀子花的塑料袋在母亲眼前晃了晃。母亲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好香啊！”脸上的喜悦也像绽开的花儿一般。

我将栀子花分别放在母亲枕头的左右两边，又选出一朵稍大一点的栀子花送到母亲手上，母亲将花送到隔着口罩的鼻尖，深深嗅了一口，说：“栀子花就是香，口罩都挡不住。”我转过身去，眼睛里有一股热流要就要涌出来。母亲在床上已经躺了两个月了，脸越来越瘦，胳膊越来越细，人也越来越虚弱。医生曾告诉我母亲的病很难治愈，让我要有思想准备。可我总是相信，只要母亲开心，就会出现奇迹。

此后，我每天都要采摘几朵栀子花带回来给母亲。有一天，在我轻轻推开母亲房门时，看见母亲将口罩褪到下巴处，手里捏着栀子花放在鼻翼上，目光散淡迷茫，眼眶边还挂着泪水。我轻轻地叫了声“阿妈”，母亲猛然从愣怔中惊醒过来赶紧将口罩推到脸颊上，扭过头来。那一刻，我看到母亲眼睛里满是愧疚，我的身子一下子也僵硬起来，手中的花儿停在胸前。我很快又恢复过来，快步走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晚风吹来，该回家了。从暗影走进光色，猛然发现，苍耳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在裤脚上悄悄粘了几颗。就随它去吧，带着它一起走，像带着一段旧时光，带着一点草木的闲气。

主又取下荷叶帽来，取八分开的荷花一朵，从帽顶直插下去，直到整朵花紧贴荷叶帽，将花梗剪短，在帽子的内壁用胶带固定花梗的尾端；又在帽子的左侧，装点一小束桂树的叶子；最后，摊主取红薯梗子一根，一小段隔着一小段地撕掉部分表皮，很快，一条活灵活现的流苏就成形了，摊主将它穿过荷叶帽上的小孔，点缀在博士帽的右前侧。这就是博士帽上必有的“穗子”，学生毕业时，校长会把帽上的流苏从帽檐右前侧拨到左前侧中部，让它自然下垂，这就是“拨穗礼”，代表学位的正式授予。

当然，荷叶帽上的穗子，由红薯梗做成，是无法“拨穗”的。偶有入戏很深的游客对这一点表示遗憾时，摊主机灵地回答：“穗子在右边，表明您还是莘莘学子，谁不想青春永驻呢？”

你不得不承认，这狡黠的回复很得人心。

到母亲床前，对母亲说：“口罩褪了吧，想闻就闻。”母亲却摇摇头，泪水从眼眶里又一次滚了出来。

栀子花的季节快要过去了，那个双休日的上午，母亲将藏在枕头下面的干瘪了的栀子花慢慢用手掏出，对我说：“晒一晒，回头还放我枕头下。”这时，我才知道母亲常常会选摘几朵栀子花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，为的是栀子花枯了时，还可以嗅一嗅余香。

我在矿里加紧采摘了一大包栀子花，连同母亲收藏的栀子花都放在阴凉处晾干，晾干后的栀子花虽然没有了绽放时节的浓香，但是仍然保留着一股淡淡的气息。母亲很喜欢，压在枕头下面，历经了整个夏天。

有一天，在一个朋友家里，我看到阳台上有一盆栀子花，居然在初秋时节也绽放了，花朵不大，是单瓣的，朋友告诉我这是四季栀子花，我向朋友讨要了几枝，满心欢喜地带回家去。此时的母亲已快油尽灯枯了，我将母亲的口罩褪去，将栀子花送到母亲鼻尖。母亲慢慢睁开眼睛，枯干的脸上顿时有了一丝亮色，喃喃地问：“哪来的？怎会……”我将原委告诉母亲，母亲眼睛眨了眨，艰难地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要将我手中的栀子花香全部吸进肺腑里。然后，又闭上眼睛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两个月后，母亲还是走了。第二年春末，我在公园散步，突然嗅到一股熟悉的幽香，我的脚步陡然停住了，抬头一望，看见不远处的湖畔，满树的栀子花正在怒放，它们洁白如玉，安安静静，瞬间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……

◇人间小景

纳凉

刘爱年

1980年代初，家乡的村子刚刚通电，谁家台电风扇便堪称奢侈品。盛夏长夜酷热难消，户外纳凉便成了一道独有的景致。

天边还悬着橘红色余晖，在田间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陆续收工回家。年纪尚小、不用下地劳作的孩童们早早便打扫干净庭院内外，压上几桶沁骨冰凉的井水将屋内外全部洒上一遍，再将屋内的春凳（有称睡凳，椿木打制，一人多宽、两米长，农村兼具餐桌、座椅、卧具等功能）抬到院内，等着大人回家吃晚饭。夏日蚊虫多，父亲回家放下农具的第一件事便是在院外的草垛上拽一把稻草，放在春凳下风口远一点的地上，压上一点干油菜壳，点上火，用浓烟来驱蚊。早一步回家的母亲此刻已经煮好绿豆稀饭，炒上两个如黄瓜、空心菜之类的时令蔬菜，再配上一碗咸菜，让我们赶紧端上春凳开饭，赶上那天生务重，母亲会加上一个青椒炒鸡蛋或小干鱼，有时是一碗小虾米酱或咸鸭焖黄豆，清爽鲜香，每每这时，自己总能干上三大碗饭。

晚饭一吃完，趁着姐姐在洗碗，我们抓紧将春凳抹洗干净，抬到院外的塘埂上准备纳凉。这时总有叔叔婶婶家已经放置春凳占好位置了，我们也赶紧瞄一处相对开阔通风的地方，从水塘舀上一桶水浇泼在四周地上降温，再摆好自家的春凳、长板凳，放上两把蒲扇，等着洗漱完毕的家人前来乘凉了。

夜色渐渐暗下来，水塘里的蛙鸣此起彼伏，稻田中的蟋蟀接续啼鸣，偶尔还有几声蝉鸣加入合奏，形成美妙的乡村小夜曲。不一会，塘埂上便热闹起来，各家春凳、竹床依次排布，像极了大生产队开会，男人们大多光着膀子，肩头搭一条发白的毛巾，慢悠悠摇着蒲扇，闲谈当日农事收成，谁家庄稼长势如何、哪天要轮流抽水，偶尔也聊聊村里新鲜事，因为要兼顾四周都能听到，嗓门把握得恰恰好。妇人们有三两个围坐一起说着悄悄话的，也有随着男人们唠着家长里短，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，谁家新娶了漂亮媳妇，邻村王大因放水又与人干架了……在那个没有电话手机的年代，纳凉场成了发布五里十村消息的新闻中心，速度一点不比现在慢。还有些更年长的老人则坐在凳子上，一边用蒲扇给躺在春凳上休息的孩童扇风赶蚊，一边讲着牛郎织女、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，话语里仿佛浸润着千年岁月的味道，引人入胜之极。随着气温下降，风也起了，漫过连片稻田，摇动塘埂上的树头，携着一股青草的鲜润与荷花的淡淡清香，缓缓吹散白日的燥热，惬意极了。

刚开始，我们一群孩童根本坐不住，到处疯跑着捉萤火虫，拿来自制的长棍网捕蝉，有时也蹲在草丛边，借着微弱天光捉蛐蛐，有几个大一点的哥哥则趁这时学起吹口琴、吹竹笛。玩累了，便各自回到自家春凳上，枕着母亲的腿，仰望满天星夜，辨识着北斗星、织女星、天狼星……银河清晰横贯夜空，繁星密密麻麻，那时母亲总会告诉我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。

驱蚊的稻草烟火渐渐熄灭了，晚风里只留下那种特有的烟香味。偶尔有上街回家的乡人路过，也会停下脚步与熟识的大人搭几句话，随后又急匆匆走远。蛙鸣虫叫、人声闲谈交织在一起，形成夏夜最温柔的背景音。大人们聊着聊着倦意渐生，话语慢慢变少，只剩下蒲扇拍打蚊子的沙沙声。待到夜半气温渐凉，露水慢慢降下，明日还要劳作的大人们便陆续收拢春凳、板凳回家睡觉。记忆中，自己家总是最后一个撤离，那时白日燥热尽数褪去，晚风清凉，村子渐渐归于安静，只剩蛙鸣依旧在水塘回荡。

没过几年，随着电风扇、电视的普及，夏夜尽管依旧闷热，孩子们更多对电视剧感兴趣了，每晚《新闻联播》时间一过，就三五成群赶到有电视的叔婶家，观起《西游记》《小龙人》《霍元甲》《射雕英雄传》等经典剧了，大人们偶尔还会顶着夜色去往塘埂纳凉，但少了那种集体纳凉的氛围，渐渐也就放弃了。

如今再回到老家，塘埂依旧，水塘荷花岁岁盛开，却再也见不到家家户户摆凳乘凉的热闹场面，再也听不到老人们讲故事的声音，一群孩童追逐嬉闹的光景也消散在岁月里。

